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我住在天后廟道三十餘年，經過街頭的天后廟無數次，但就是沒有進去過。日前我對秘書說，應該進去一看，了卻平生心願。

天后廟

香港有天后宮逾一百個，其他從未去參觀過，因此無從比較。只見這個天后廟道的天后廟，十分破舊，門口坐着一個乞丐，向來拜祭者討錢。裡頭也只有有一位看守者兼收香火錢的「工作人員」，進來拜祭者的信眾也只有——一位。我是不信鬼神的無神論者，並不參拜，只作一番巡禮，便行退出。

天后廟供奉的應該是與水神有關的，主要供奉的是海神媽祖。這類神廟，應該盛行於沿海的漁村地區。天后廟道所以有此廟，相信當年廟宇是在海邊。今天的英皇道一帶，就是填海所得。天后站和維多利亞公園，原應都是大海，港島多年的陸地擴充，遂成今天這個局面。

相傳媽祖出身於千多年前的宋代，出生地是當今的福建莆田，是真有其人。出生時地紅光滿地，香氣四溢，嬰兒沒有啼哭，故名生為「林默」。傳說童年時已有預測天氣的特异功能，每有海難時便能前往救人。二十七歲時羽化升天，被奉為神明，號名媽祖。而奉祀的廟宇，便稱為媽祖廟，又稱天后廟。

清康熙年間，福建水師施琅攻打台灣，因戰船擱淺，清軍向天禱告，因而脫險。清帝遂改媽祖為「天后」，往後遂被沿海各地，特別是漁民奉為守護神，各地陸續建廟以加祭祀。在海峽兩岸、福建等地，建立的天后廟無數。

由於天后出生時姓林，今天福建等地林姓者，都認為天后是其祖先，有些漁民更把自己的子女和天后「上契」。

本來信仰天后的盛行於沿海及台灣，也伸展到越南、琉球、日本等地，甚至四川盆地也建有天后宮，是早年福建客家移民所建。往後天后更被奉為無所不能的守護神，不僅為保佑漁民、航海的神靈而已。

琴台聚

潘國森

出席第五屆世界華文旅遊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參加當中「金庸文學山水」的部分，先遇見林保淳教授，林老師一見面，第一句就說我胖多了，長出了「雙下巴」，差點認不出來。我使說以往是過輕，現在長了年紀，方才貼近正常體重的下限。不過既是自然長肉，可不能控制肉長到什麼地方去。林老師大名有一個淳字，金庸筆下有「淳哥」一段正淳與他同名。林老淳外號「江湖百曉生」，是在大學開辦武俠小說課程的先驅。

金學三大派

當然還要跟吳宏一教授請個安。吳老師可貨真價實是林老師的老師，因為他正是林老師博士論文的導師。當年既與吳曉生淳哥一見如故，便老實不客氣敬稱吳教授為老師。吳老師一見面，便問我有沒有讀過他最近談金庸的文章。糟糕！慚愧！連說未有。吳老師說他老人家在文中談及現今研究金庸武俠小說各家，宏觀大處，則數陳墨；研究細節，則數潘國森。便想到千禧年初識吳老師，當時吳老師也告訴我在研討會的論文中有提及我。吳老師還叫我可多點研究金庸小說中出現過的詩詞，這番重會，便告訴吳老師我剛刊行了《鹿鼎回目》，算是交給吳老師的功課。

吳老師沒有提出拙作有什麼重大失誤，那應該算是過關了。歷來研究金庸小說者，當以陳老師產量最豐，單行本專著多達十幾種，堪稱二十世紀天下第一。這方面潘國森可得一個亞軍，比起倪匡先生由《我看金庸小說》，然後《再看》、《三

梅足跡

車淑梅

「四大名丑」李海泉的父親是一名聾啞人士，在漁塘養魚，非常勤力和力大無窮。曾有人調戲他太太，他一下子搬起大石塞住人家的門口。那種力量還傳了給孫兒李小龍嗎？話說李海泉台上鬼馬，家中嚴肅，故四千呎大宅一切事宜由太太主理。她最頭痛「三子小龍，整天不見人。照其弟李振輝（Robert）憶記：「二哥某晚返師，母親下令不許開門，他由後門爬入即被母親追打。當年更有警察上門警告，若小龍再四處撩是門非要坐監，嚇得父母親商量送他去美國，希望一改他的生活方式，只給他一百元美金傍身。誰料這位年輕人照樣過活，上課之餘又開武館，更贏得了《青蜂俠》裡面的角色助手加藤，人氣比主角更勁。

憶記李小龍

他耳邊說：「不要告訴別人是我親弟，太瘦，影象我，哈。明天開始訓練。」那一次失敗，因眼晴欠殺氣，小龍轉教他跑步，遇壞人也可快速逃離。李家三兄弟性格各異，大哥忠琛沉默寡言；二哥小龍搞鬼挑皮；Robert愛音樂，組樂隊，演電視。李家可算演藝世家，包括下一代國家和家豪。

最令人心痛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小龍之子國家死於意外和無辜。據Robert解釋，那是一場槍擊戲，電影《烏鴉》尚有七天完成。緊接着是主角國家的婚禮，一片歡樂。只是電影不斷省資，尚有一場槍擊發一枚子彈，決定把軍火專家辭掉，由道具人員頂上。事發一星期前，拍一個左輪手槍上子彈的鏡頭，道具人員沒有假子彈，惟有用真的子彈並取出火藥，但忘了彈頭後面有引發作用，碰到撞針，會燃燒射擊，有少許殺傷力。事發當天，國家綁上假血包，槍手一槍射向他，空子彈竟通過封了蠟的槍嘴發射出來，又因馬力不夠沒有射穿身體，子彈留在體內散爆了，真假血齊出，他應聲倒地遲遲不起，大家以為他扮死，至他說：「我中彈了！」結果他因失血過多而死。

Robert是全美槍會教練，對槍非常認識，也曾有傳他曾用手槍指向兒子家豪，說：「我開槍殺了你再自殺」。是真的嗎？「他三歲，我和森森離婚，他十二歲來美國和我生活，以為用這方法可阻止他反叛。誰知弄巧反拙，我不懂做爸爸。幸好，今天我和家豪關係要好，因為小龍曾教我做人要用真心，別人一定感受到。」

真心真要緊，Robert怪自己太自我，弄至婚姻失敗，加上生意不如意，自暴自棄天天醉，幸運地遇上公司的接待員Jenny，鼓勵他不要失落和灰心，為他找工作，結果，他在波音航天製造公司電腦部工作至退休。Robert常說：「沒有Jenny，沒有今天的我。」



李振輝與車淑梅合影。作者提供

看」，到《四看》、《五看》還要多，倪二先生只夠排第三。以前開同類會議時跟陳墨老師見過面，但無緣多談，今次會期數天而我只出席頭一天的會議，但午餐晚餐都與陳老師同席，可以多聊聊，不過內容跟金庸小說關係甚少。舊識還有岡崎由美與宋偉杰兩位教授，都是多年未見。

會後趕忙到圖書館找吳老師的文章來看，是二零一五年初發表的《金庸印象記》（《明報月刊》一月號），當中有謂：「隨着金庸小說研討會在港台、美國以及中國南北各地的陸續召開，讀者的熱情仍然不減，討論的風氣似乎更盛。從早期倪匡的點評，中期陳墨的詳析，到最近潘國森等人的考證，在在顯示出金庸小說的魅力。金庸的武俠小說，真的如世所稱，已成為一種中國文化的特殊現象。」

如此說來，吳老師是以「點評」、「詳析」和「考證」將當世金庸小說研究分為三大流派了。既然吳老師將我歸類入「金學考證派」的代表人物，當下便要考證一下。實情是潘國森也勉強屬於「早期」。我第一部金學研究專著《話說金庸》，早在一九八六年在台灣刊行。原來陳老師與我同年，若論「金學研究」，潘國森還可以算是「前輩」。陳先生該很「多情」，華髮早生，他說不敢站在吳教授身旁，因為吳老已年逾古稀，而陳老師自己看上去似比吳老還要老成些，而「淳哥」與我都兩鬢微霜。吳老師可說是十多年如一日，跟千禧年初會時差不多沒有改變，他是「詩教」的「示範單位」，一言一行、一舉手一投足都是那麼的溫柔敦厚。

站台

人生就如一次旅途，每個人都會經過自己的站台。恰似旅途的千差萬別一樣，站台也各有不同。即使同一個站台，我們的故事也是花樣叢生。

在這個年代，從少年到老年，我們大概都熟悉朱自清父親的背影，也借由熟悉了有些肥胖的父親攀爬的站台。這是朱自清的站台，這是父愛的站台。父親來送行，臨時想起要給孩子買幾個橘子，不顧年邁蹣跚着爬越站台，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過鐵道時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這個場景定格在朱自清模糊的眼睛裡，也銘刻進了千萬讀者的心靈裡。父子臨別，要說的話很多，可做的事也多，而執意去買幾個橘子，這是父愛的一個符號，是憐惜不捨的表達。就如每次回老家，媽媽都要執意讓我捎上一點麵條或者幾棵白菜，不值錢，但能讓媽媽感到她的愛跟隨在兒子身邊。為了生計，為了求索，為了父母的期望，人生多少遠走他鄉，幾多親情離散。望子成龍，盼兒高飛，卻又依依不捨，肚掛腸牽，多少次錐心的糾結中送了走，迎了接。佇立在站台上的是父親，或者是母親，更多的是他們一起。站台有時候是

車站，有時候是碼頭，有時候就是村口。父親的送行，朱自清看到了。龍應台的目送，孩子有時候沒有看到，只是轉過街角的一個背影，告訴你不必追。

我看過一份曾經熱轉的網站，站台上那位人到中年的男人，等到載着母親的火車啟動，趴在車窗上蒼老慈祥而又疼惜寬容的臉龐日漸模糊，他用手搗住了臉，低下了頭。不知道這是什麼樣的分別，我看到的是鳳凰男與媽媽的分別。這是城鄉分割的站台，是有兒沒沒兒差不多的無奈。無數的農村與城市糾葛的故事，在這個經濟社會尚處初級階段的國度頻頻上演。電視劇《新結婚時代》中何建國與顧小西演繹的鳳凰男遇上孔雀女，讓多少人深陷其中，休戚體味。出身貧寒的男人，好不容易脫胎換骨跳出農門，擠進大城市的門檻，奮鬥多年行囊羞澀，房奴車奴學奴不由分說，即使勉強在城裡站住腳跟，也多是自身難保，無力讓老人進城同享天倫之樂。父母會說在城市生活不適應，會說想念老家的左鄰右舍，會說喜歡自由自在在地生活，從不說獨守寒夜輾轉反側的牽掛，從不說看着鄰家子孫繞膝黯然神傷，從不說生病基本是拖着挨着不捨得去醫院，從不說家有難事讓

你分心。父母耐得住孤獨、貧窮和辛勞，對孩子卻是無盡的理解、寬容和遷就。鳳凰男是一個負重的群體，有些可憐、無奈，抑或悲催，但願也有抗爭、希望，和一些佳話。

最讓站台載不動的是愛情。多少等待，多少分別，多少故事讓站台感動得淚流成河。歌手楊坤沙啞悲愴的歌聲彷彿還在鐵軌站台上空飄蕩，他的站台是長長的站台，喧囂的站台寂寞的等待，愛只有出發，沒有歸來，孤獨的站台只能陪着他的心在等待，永遠在等待。《魂斷藍橋》是一部看後讓我們淚流滿面的電影，最打動我們的場景是正準備當新娘的瑪拉不顧一切地趕到滑鐵盧車站時，火車載着不及告別重返前線的羅伊已經啟動。轉瞬之間幸福與生別在站台輪轉，藍橋之上，一面是男主角迎着軍車而消逝的生命，一面是女主角「我等着你回來」的深情呼喚，只有那首改編自蘇格蘭詩歌的《友誼地久天長》舉世流傳。有情人常離散，是他們主宰着站台的情感。站台上最美麗的站景，莫過於情侶們的十指相扣，雙手相牽，登車前的深情一吻，還有車窗外再遠也扯不斷的視線。

充滿期待的站台是美好的，可更多的是無果的邂逅。熙熙攘攘的旅人，都是你我的過客。大家來自不同的地方，去往各異的方向。站台上有一期的相遇，有意外的契約。可曾留意，站台是漠然神情最濃重的地方，人們站得很近很擠，但彼此無動於衷。上車下車的洪流，就像人生的際會，擦肩而過，我與你不識，你與我無關。人海

中千百萬次的謀面，就這樣錯過，來不及表情，從未開花，自然無果。機緣巧合總讓人們翹首而待，在對的時間遇到對的人彌足珍貴。世上最無情，是多少邂逅都沒有愛的結果。

站台其實就是你人生所站立的平台。有什麼樣的站台，就有什麼樣的起點，起點往往決定了你的高度和速度。很多事情不是命中注定，但很多情況是你無法選擇自己的站台。假如有一絲機會，請珍惜，請抓住，義無反顧。成功有賴於良好的開端，但幸運的站台保證不了旅途的精彩。旅途中經受的誘惑會很多，目標的調整會很無常，堅守的信心會消長，所以有時候你想得很遠，但走得最近；期望很美，但打開的是失望的車門；預期很順，有可能遭遇臨時停車。同行的旅伴不一定如期陪你走到終點，沒有徵兆地下車了，你卻不得不繼續孤獨之旅，跟隨滿車廂陌生的人。當然，人生不盡然是如此哀傷，美好的旅程也常常超乎想像。儘管你匆匆趕來，沒顧得上關注站台的模樣，但滿懷好奇，滿心熱情，專注地體驗和享受這次旅程，你會欣喜窗外瞬息即變的風景，會突發奇想去到更遠的地方，會吸引無數羨慕而不可企及的目光。多彩是生活的顏色，不定是人生的性格。站台呢，僅僅是我們出發的原點，無關此後的經過。

我的站台是什麼呢？風雨如晦還是日月光華，人聲鼎沸還是形隻影單，期望滿懷還是漫無方向？人生不可預期的東西太多，但注定的是要自己走過自己的站台。

七嘴八舌

小臻

小三全港性系統評估（TSA）爭議不絕，取消之聲不少，連名人藝人也表示支持，可見家長為兒女讀書所承受的壓力有幾大。其實，一直有聽到不少為人父母表示將子女送外國或在港的國際學校就讀，是因為不想子女功課太多，忙著做功課沒時間玩耍，失去童真！有時也不禁問他們太早送子女去留學，不怕他們獨自在外國學壞或發生意外？他們都說總好過在港讀書壓力大，不快樂，又可能考不上大學，在外國又可以學到英文；但近年又有家長喜歡送子女回內地讀書，學好中文和友誼結識內地同學，為將來回去做生意打好人際關係及人脈網絡。

中國人望子成龍是幾千年文化傳統，西方也有想子女入讀貴族名校的風氣，香港是中西文化匯集地，思維方式更集中西的作風，爭入名校已是很普遍正常的現象，只是以前家長經濟環境不富庶，窮家子弟入貴族名校是靠本身智慧考入，較順其自然。但隨着經濟環境好轉，大家想盡辦法後天補救，將子女條件提升，以圖考入名校，而且由幼稚園開始已為子女找最好條件的學校，針對派位政策，出現不少「現代孟母」，一句不可以輸在起跑線上，不少怪獸家長出現，三歲孩童已經有功課，是家長陪同做，甚至家長做，其實是考家長，小學生已經開始上課及上補習班了，基本上是沒有空檔，孩子沒空檔，近乎家長也沒空檔，管接送，教功課，真的「累門累」，這種惡性循環一直伸展下環境。

孩子快樂繫於學校家長的思維

翠袖乾坤

余似心

在一家酒店的中菜廳午餐宴客，訂九位的菜式，可是酒樓所有的套餐都是雙位人數，無論怎樣配搭，都必須浪費一個人份量的食物和幾百元的價錢。請職員把十人餐減少一人遭拒絕，也不願另寫菜單，中午沒有散餐供應，無論怎樣就是不能改。心裡滿是不快，光顧這酒店食肆，肯定只此一次。其實不少食肆的服務都具彈性，事事為客人着想，尤其是商務午餐，以一個人價錢標示，無論多少人一桌也易計算，亦有不少食肆願意單價跟比例加減人數。說實在，銀錢份量很彈性，沒人會逐一株菜、逐一肉去數，魚一條便是一條。沒有不能做的，只看服務員是否願意。我們經常光顧某些店舖，很多時不是因為食物特別好，最主要的理由常是服務分外窩心。今天客人無奈多付了一個人的餐錢，以後不回頭的話，長遠來說，該店是得不償失。

細綁式促銷浪費資源

可惜現代社會常用的「細綁式」促銷手法往往為了小利而大量浪費社會資源，無論是超市、街市、小販都愛以幾個份量一個價錢去推銷。散買價錢貴一點不能享有折扣還好，起碼有選擇，最令人討厭的是沒有散賣的份量，要嘛就買一大包，要嘛就不能買。錢花了需要的就是那麼一點份量，買來多幾倍份量，錢花得也就浪費一點。為了蒸一條魚需要買葱，店舖一定要買一大束，份量少不賣，日常多少食物就是在商人的促銷手法和態度中被送去一堆墳塋。

大家都會試過買來一些新款電子產品如手機等，當中有半數所謂的先進功能是自己不需要的，所需者可能只是打電話的功能，但這些額外功能也計算在售價上；有些手機的服務套餐也一樣，大部分不是必須的，但細綁着月費，被迫支付更多的錢。香港地方珍貴，有時商業促銷送上一大堆非必須或不合適的用品，留着沒用，丟棄可惜，平白浪費空間。

最新鮮的年度詞彙

「喜極而泣的笑臉」。實際上，小狸注意到，除了「一個表情符號成為牛津二零一五年度詞彙」可謂「創造歷史」之外，與此類似的「創新者」在西方世界也還是蠻多。例如路透社最近有報，芬蘭推出一組在網絡交流中使用的「國家表情符號」，包括洗桑拿的夫婦、舊諾基亞手機和重金屬樂迷等。作為第一個用國家符號設計主題表情的國家，芬蘭政府計劃於今年底之前在其推廣網站（www.emoji.fi）上公佈全套三個表情——世界各地的網友都可以免費下載。芬蘭外交部一位官員說：「芬蘭的表情符號就是以開玩笑的方式設計的。但我希望它們不僅能向世界展示我們的特點，也能展現我們的力量。」

用小小表情符號來展示一個國家的力量？小狸認為，這也許就是中國人應該借鑑的一種新思維。其實，西方如英國、芬蘭這些國家的「新思維」也是借鑑東方「創新者」而發展至今的。上述《時代》那篇報道說明，這些小小的表情符號發明於一九九九年，發明者是日本電信規則師栗田稷榮，是他最先將大行其道於互聯網的表情符號發展成為類似動漫人物的圖符。表情符號在日語裡稱為「繪文字」，字面意思是「圖片」加「文字」。

哦，原來真是「當今世界是沒有圍牆的」。但中國人，於今真是生活在一個「沒有圍牆」的世界上嗎？面對一個新當選「牛津年度詞彙」的表情符號，小狸不能不開始思考這個問題。